



周宏昌

51.8.6.生

台灣嘉義人

國立高雄工專畢業

現職／

長途電信管理局第三工程總隊

作品／

教育部中華文化復興論文競賽佳作：

民族文化復興與國家現代化建設。

散見報章：「綈袍戀戀」、「蛙誌」、「驚

」、「笨拙媽媽」、「整頓治安急務之最」

就那麼一閃微光

散文第三名 周宏昌

當沙灘上的葬禮最後一束冥紙所焚燒的光，在黑暗中灰飛煙滅時，我的心已經歷了一場生命的試煉。我的耳際充滿了來自黑夜的大海上冷冽的風，彷彿聽到了風中有低沈的吼聲，他不停地對我說：「我就是真理，生命和道路。」

■ 真理 ■

落日已經沈到地平線下，送葬的村民把衣領拉得更高，意興闌珊地步向冷清的柏油路。路兩側的木麻黃張牙的樹枝向著蒼穹，瞧著天在雲眼，生活的弦線一下子合併起來。弔唁的人潮在暗夜降臨之前已悉數散盡。彷彿一個故事，還沒開始，就已寫下句點，我內心有一股失落的淒然。這股淒然恐怕也是人為萬物之靈的心理在作祟吧！以為我們可以讀透大地萬物，為之註釋、解析。

我回過頭，祭台上還放著死者的照片——一個空空的鏡框，素白的畫面任風潑灑。也好，他這一生從未拍過照片，一直到死。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

就這樣，他那雙有太多慘白的眼，好像慢慢地淌出濕潤，在黑紫的臉膛上滑下兩道光，無神的瞳孔凝向著我，我又看到了汪洋裏的鮭魚在浮屍時一尾一尾地用牠們生命的餘力游向沙灘上去擱淺死去後的眼。

其實，就像空白的鏡框，他的一生只是空白罷了。但是，他的死亡却代表了生命中某種不滅的光。

暗夜的沙灘上只剩下我孤單的身影，靜靜想念，想念是虔誠而沈默的膜拜。我摸摸手上光滑的貝殼，用力一擲，丟向黑沈沈的大海。這是一顆回憶的貝殼，也是他教我認識真理的第一顆貝殼。

我注視著貝殼落海的地方。在深沈的海底，也許他也聽到了貝殼落水的聲音吧！

這是一次懺悔的葬禮。死去的人已汨沒大海，所以沒有棺木也沒有墳場，參加葬禮的人有些是真正被感動的，有些只是來做一次儀式；不管誠與不誠，其實真正的關鍵在於自己是否願意定下心來痛定思痛。每一個心靈裡，都有錯綜複雜的動機，而各種行為不論好壞，都是內心裡不斷辯論掙扎而得的結果。這是一次懺悔的葬禮。

海浪一波又一波冲刷海底礁石，激起的浪花為海洋綉了一道好看而虛無的花邊。他必定衝過這道花邊，寫下他生命中最美麗、悲壯的一頁，救人、滅頂，壯烈的死亡。如他給我的貝殼寫下來的故事，絲絲揚輝。

站在黑暗中，反映著冥紙的火光，我可以細細回想，從他笨拙的言詞中，一句一句努力冒出的話：

「只……有……經過……黑暗……陰濕的地底埋藏……貝殼才會發亮……重生……。」

那時候，我的確驚訝一個低能兒童怎麼會講這些話，可是這些話却是我最早所得到的有關貝殼的知識。而現在，幾經悲歡離合後，他却為救人沈進茫茫的海底，含笑九泉。事實上，他的生命也是經過一段陰暗的埋藏歲月吧！

一段代遠年湮的漁村的童年生活，我們平常最喜愛的遊戲便是撿貝殼。算準潮汐時分，提著小鉛桶，在那段擺脫課本後的空白裏，我們這羣小毛頭奔向了無需裝載記憶的歲月。退潮後，在礁石區附近的海溝裡淺露著各式各樣的貝殼，大小各異。但是，這些死在海溝中的貝殼，在海洋中光彩炫爛了一生，死後經過海水的沖洗，已經光華盡殆，幾經波折，在退潮後被沖到沙灘上，業已淪入洗盡鉛華的噩運，待死須臾。每次拾獲這些貝殼，一陣歡呼後，接著便是聲聲嘆息。

滄海桑田，童年的嘆息聲中，也隱含著對生命的好奇與無奈，總會懷疑？為什麼死後的貝殼無法保持美麗的光澤呢？

有一陣子，我逕直在探詢這個問題的答案。

那年初秋的傍晚，我在防風林遇到他，才由他結結巴巴的話語中，片言可決：原來生命中的犧牲竟是那麼簡單的道理。我學會了把活著的貝殼埋在防風林的樹根下，經過一星期再把它挖出來，貝殼裡面的肉腐蝕了，再用海水輕輕沖洗，去污褪泥後，貝殼頓時煥發出美麗的光澤了！

仔細端詳手中的貝殼，它的完美因「缺陷」而顯示得更美。我只知道尋獲自然死亡的生命光輝，但是却忽略了沒有青春的犧牲，焉有死後的榮耀呢？

那一季秋，我從土裡挖出了第一顆瑰麗的貝殼；一霎那間，彷彿走在漆墨的山谷裡發現住家的爐火微光一樣，低迴不已，這是一次生命中的禮讚。

但是，在禮讚的背後，我依然納悶——這位被視為低能的同齡孩子為什麼懂得那麼多知識，是誰告訴他的？他真的

只是一個百無一長的白癡嗎？
我的疑惑隨著年歲的增長慢慢解開了……。

生命

雖然，大家都認為他是低能兒，漁村裡的人都叫他白癡。他給人的印象是斜眼、歪嘴的醜八怪，外帶一嘴期期艾艾的口吃，讓人直覺有點突梯滑稽吧。

但是，事後我才知道，他不笨。

小時候，在我們這羣孩子當中，他是被嘲弄的對象。他大概是我們所見最醜的男孩子，凹陷的五官像爛芭樂，矮壯的身子像冬瓜；三分不像人，七分却像鬼。／大胖呆，炒韭菜；冷冷阮不要，燒燒一碗來／自然而然地成為我們揶揄他的歌謠。

他有父母，有兄弟，也有名字，但是我們叫他：「白癡」，故意忘了他是誰，忘了他的尊嚴。其實，我們也忘了他的善良，忘了他的出生，忘了他所擔負的痛苦與淒怨，甚至忘了他是和我們一樣的人——一個會哭、會笑、有喜、有淚的人。

但是，不祇我們這羣孩子排斥他，連他的家人也不喜歡他，把他丟棄在土角厝房最陰暗的角落。

每次我們這羣小孩背著書包排隊上學，總會發現他躲在閻冥的牆角，張著眼睛看著我們，流露出一股欣羨的神情。

我也聽到他母親的怨天尤人，悽愴的說：「我造了什麼孽，為什麼要給我一個低能兒！」我看到另一種眼神，屬於失望、落寞的，對於生命一種抗議的眼神。

我們只會欺侮他，因為他比我們笨，我們已經忘了他的善良。或許，生命對於人是一種「比較」，比出身、比智慧、比外貌、……，在懵懂的童騷歲月裡。

而他的日子便註定在命途多舛的煉獄爬行。

如果他是一個正常人，但却遭受了別人不願遭受的折磨，他必定會生氣、憤怒；但是他並未生氣，只是張著嘴巴，默默領受生之命運。難道他是犯了罪的普羅米修斯，因為向人類傳授了智慧而註定要接受天神的責罰嗎？

但是這陰晦鬱塞的日子，並沒有減低他良善的光，如果他已經在接受懲罰了，但是他並沒有被懲罰所擊倒。生命只有在絕境的時候，才顯出韌性。

我慢慢發覺他的低能不是罪，而是良善的光，他的坎坷生命是世人的教育。他並不是沒有智力，只是智力較低。人生苦海、波深浪濶，只觀表面，不能認識波浪下原藏有廣大的深湛和寂靜。

後來，我離開漁村到外地求學；據說，他一個人在防風林蓋了小木屋，自己在海上捕魚，養活自己。雖然被認為是

一個愚笨的人，但是他從未拖累別人。

國中的第一個暑假後，我回到漁村，他教我認識了貝殼的光澤，也認識了生命的光。

我想：他往後的一生，將用來學習與他年齡不成比例之間的事，也許，會停留在童稚時期。他將面臨的是，無法適應社會的各種要求，他學得慢，而且，有些事學不會，我們無法知道什麼樣的神秘原因，使得他的學習狀態和我們如此不同。

說起來，他的一生並不是幸福的，在一個歧視又沒有愛的世界成長，但是他斜斜的眼瞳中並未因此失去對這個世界的愛。這些愛最後却導致了他的死亡，證明了在黑暗中，燭火的微光就能劃破整個世界的黑暗。

他沒有選擇生命，但是生命卻選擇了他。

他的懿行出於愛，他的生命終不渝為時空中的浮沫幻影。剎那即永恆。點點滴滴，都將收存在宇宙的大書裏，為生命註釋、解析。

道路

詩人說：「鮭魚在運河深水裏勇敢旅行。」

追尋的是人類知識不能理解的澎湃、壯闊、延續生命的大能。

相同的故事情節，不在千里外的異地，不需要經過時空與想像的包裝，在平淡、平凡的小漁港，一個垂手可得的海灘。

參加海灘葬禮的人多半是村裡的居民，其中有幾位是政府的官員。有些人在商量，建議在海邊建造一座捨己救人的銅像。

白幡迎風颯颯飄盪。

葬禮從黃昏就開始了，攝魂的噴吶聲，嗚嗚吹響。膺集在沙灘上的人羣不安地走動，不時，傳出陣陣竊竊私語聲：

「真奇怪，這個人『細漢時』看起來笨笨的，說話唧唧哦哦，又沒『讀過冊』，怎麼會做出那麼勇敢的『代誌』呢？」

有人回答：「你不知道，那一天黃昏，我看到他站在礁石上往下跳，冒著大浪去救那位失足落海的女學生，看他平常憨憨的，但是游泳技術很不錯。我看他在風浪中一上一下，站在沙灘上的遊客都為了他捏一把冷汗。」

「後來呢？」

「後來，他把女學生救到礁石區，自己却脫力，一個滔天浪花襲沖而下，他抓不牢又滑進浪裡了……」

「我走近他落海的礁石區，奢望與他再作最後一次話別，並想告訴他一個故事：

大海裡有一種魚，叫鮭魚。長約一公尺，體長紡錘形。每年九月，秋高氣爽時，也是母鮭魚棄海上溯河流而產卵的

時候，慈暉的溫馨和月光相輝映。母鮭魚產卵後旋即死亡，養育小鮭魚的工作就由公鮭魚全權代理；待小鮭魚長成後，公鮭魚功成身退，步母鮭魚後塵而逝。小鮭魚仍往大海裡逡巡，潮起潮落，日以繼夜，以我們不可知的勇氣，繁衍魚孫。

生命愈往上翻越一層，不是突然的存在，而是價值的存在；不是無奈的活著，而是莊嚴的挑戰。如勇敢潮流的鮭魚寫下來的故事。一種大無畏的本能，令人震悸。

我的故事說完了，他聽到嗎？

陣陣浪潮向我襲來，我彷彿聽到他沈在海底中的訕笑。

就在政府官員發表哀輓的弔祭文後，閃現出他的母親。看她緊鎖著雙眉，抿著嘴唇的抽咽神情，我的內心是十分心碎的，這種心碎除了感傷，還湧滿心房無法說出的自譴情懷——不僅是為她，也為紅塵中罹病的低能兒得不到世人平等的眼光之黯然苦痛悲惱。

我們這一羣人，曾經傷害他的人，而現在都佇立在四暗的沙灘上，飲泣吞聲。我不知道，經過這次生與死的洗禮，到底有多少人真正懺悔？又能喚醒多少人的良知？

涕泗滂沱的母親按照道士的指示，把葬禮奠祭的水酒灑向大海，最後暈厥倒地。

孩子，是母親命的延續；這人世間至真至善至美的真理。而生命可有不同的姿態（自怨自艾的母親和低能兒的他），但同樣是航行於真理之海。

我的手裡握著一顆他教我認識真理的貝殼，實實在在。在他短暫的生命中，被奚落為低能兒的歲月裡，就像這顆被埋在陰溼地底下的貝殼，經過了蟄伏終於放射出良善美麗的光。該不該物歸原主呢？

道士在唸完經後，燃焚起葬禮的最後一束冥紙，在這平凡的沙灘上，迸發他無法消蝕的永恆之光。

評語：

「燭火的微光，就能劃破整個世界的黑暗」，一個被大家忽視的低能兒，卻能做出最不平凡的事。這是作者所表達的人生哲理，用筆含蓄，寓意深刻。